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

之三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之三

贾亚君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5 字数: 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责任编辑: 言之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 (40 册): 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婴 幼 儿

这个婴儿，形态完整，精力充沛，嫩弱的四肢具有天然的灵活动作，真可以说她是在伊甸园里生长的；而且可以说在人类第一对父母被赶出来之后，就把她留在那里成了天使的玩物。这个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雅，那并不一定是与无疵的完美相共存的；她穿的服装，无论多么简单，看见的人总认为只有那件衣服才最合她的身材。

〔美〕霍桑《红字》

他是个茁壮的孩子，遍身都胖胖的，像一只粉红色的乳猪，正好插在烤架上烤了吃。……在孩子的胖敦敦的、有弹性的身体中，有一股过剩的精力被抑制着，好比一个要求蹦跳的橡皮球。他和世界发生每一次新的接触，都使他快活得叫喊起来。

〔法〕罗曼·罗兰《母与子》

女 孩

这瘦弱的孩子的眼睛是惨白的，她的皮肤像阳光所照耀的瓷器一样的发白。很显然的，马德莲并不是在城市的环境中生长的。乡间的空气，她的母亲的爱护（她好像就是这母亲诞生的）使这躯壳中的生命保持着一种脆弱的性质，就好像一棵在异地的寒冷气候中移到暖室里生长的花木一样。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像她的母亲，但是马德莲好像有她母亲的同样的灵魂，就是这个灵魂支持着她。她那稀少而漆黑的头发，

她那深陷的眼睛，她那凹形的双颊，她那枯瘦的手臂，她那狭小的胸脯，这一切都暗示着生命和死亡的斗争；这是一种不能和解的决斗……

〔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

这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姑娘，最多只有七、八岁，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她的一双小脚没有穿袜子，套在一双破鞋里。她身上那件破烂衣服早就小得不称身了，可她还是竭力拿它来裹住自己冷得发抖的身躯。她把消瘦、苍白、带着病容的小脸蛋转过来瞧着我们，怯生生地默然无语，一只哆哆嗦嗦的小手向我们伸了过来，还显着一种低声下气地、唯恐遭到拒绝的神情。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珂赛特的相貌丑。假如她快乐，也许会漂亮些。我们已经约略描绘过这个沉郁的小人儿的形象。珂赛特体瘦面黄，她已经快满八岁了，看上去却还不像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地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了光彩，这是由于经常哭泣的原故。她嘴角的弧线显示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教人想起那些待决的囚犯和自知无救的病人。她的手，正如她母亲猜想过的那样，已经“断送在冻疮里了”。当时炉里的火正照着她，使她身上的骨头显得格外突出，显得她瘦得令人心酸。由于她经常冷到发抖，她已经得了紧紧靠拢两个膝头的习惯。她所有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在夏季会教人见了可怜，冬天教人见了难受。她身上只有一件布满了窟窿的布衣，绝无一寸毛织物。四处都露出她的肉，浑身都看得出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细。锁骨的窝教人见了心痛。那孩子，从头到脚，她的态度，她的神情、说

话的声音，语言的迟钝，望人的神气，见了人不说话，一举一动，都只表现和透露一种心情：恐惧。

〔法〕雨果《悲惨世界》

美 女

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表现出来；像花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叫人家看着神往。她的美可以说在乎匀称；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好像天生配就是这么一副；分开来看也没有什么，合拢来看就觉得彼此相呼应，相帮衬；要是其中任何一件另换个样式，就要差得多了。微觉憾惜的是两条腿短了些，否则还能多几分飘逸。然而她把裙子裁得长些，把上衣故意减短半寸或者三四分，也就差不多弥补过去。此外，似乎皮色太白了些。除了颧颊部分，即使没有什么羞惭或欣喜，也晕着一层薄红外，平时皮肤底层的血色竟不甚显著。她常常笑，但是不过分的狂笑，只到两排细白的牙齿各露一线为度。她又常常凝思，睫毛下垂几乎掩没眼球，端正的鼻子仿佛含着神秘；想到明澈时，眼皮开幕一般倏地抬起，晶光的黑眼瞳照例这么一耀。

叶圣陶《倪焕之》

站在那里的是位女士。她好像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灰小，差不多是裱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像

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

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每当他直瞪瞪地望着她那可爱的、明亮的眼睛，望着她那从发网下面露出来的几绺淡黄的卷发，她整个苗条而美观的身躯，特别是望着她那双紧夹着小黑马的、长得令人赞赏不止的腿的时候，他浑身都在打颤。他再也克制不住了。她那妩媚的体态，他愈看愈要看。他不由得想到，如果那姑娘是魔鬼的化身，也很容易诱人。何况她性情柔和，十分驯良，又活泼得像只屋顶上的麻雀。

〔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

……年轻的表妹安娜走下一道小巧玲珑的楼梯，来到门口。她亭亭玉立，婀娜温柔，像水仙似的，身上穿一件白衣服，金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额上表现出有点任性的样子，嘴上浮现着微笑。清瘦的面颊上一次一次地泛起红潮，细微的、银铃般的声音几乎使人听都听不见，一出口就消失了。

〔德〕凯勒《绿衣亨利》

她的往上抬起的眼睛里面表露着丰满的感情，不是感情的断片和暗示，而是全部的感情。眼泪在眼眶里还没有来得及干，弥漫着渗透灵魂的闪耀的湿气。胸、颈和双肩呈现出匀称的美丽的线条，这种线条是只有充分发展的美色才会具有的；她的头发从前卷成松松的卷发披散在脸上，现在编成了一条浓密的厚实的辫子，一部分向上梳起，另外一部分有手臂那么长的一段，拆散开来，那细而长的弯曲得很美丽的头发一直垂到胸前。她的面貌似乎完全变得认不出来了。

〔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

在那一瞬间，她确实是美丽极了。灰色的巴黎式的长袍

紧紧地裹着她那娇媚的、十七岁少女似的身体，她那围着白色领巾的纤细而温柔的颈项，她那平静地起伏着的胸脯；她那未戴手镯和戒指的朴素的手臂和手指——她的整个身体，从她那光泽的头发以至她那几乎看不见的小鞋的鞋尖，全都那么优美……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严格地说，奥尔迦可并不是美人，那就是，肌肤既不白皙，面颊和嘴唇也并不色彩鲜艳，眼睛里也并不放射出内心之火的光辉；嘴唇既非珊瑚，牙齿也非珍珠，手也并不纤小得象五岁的孩子似的，长着形如葡萄的手指。

但是如果把她变成雕像，那准是一个优美与和谐的立像。略嫌太高的身材恰恰与大的头颅相称，大的头颅——又与椭圆形的脸盘以及脸形的大小相称；这一切又依次与肩膀调和，肩膀——又与躯干调和。

……

鼻子形成一条隆起得不太明显的优美的线条；嘴唇很薄，大都是抿紧的，这是一种不断地憧憬什么的思想标志。在暗黑的、灰蓝的、始终愉快的、什么也不放过的炯利的眼珠里，也闪耀出同样的如语的思想的光彩。两道眉毛给她的眼睛以一种特殊的美，它们并非弧形，并不以两条绝细的、以手指捏成的线箍在眼睛上——不，这是两条亚麻色的、毛茸茸的、差不多是笔直的、不大对称的线条，一道比一道高出一点点，因此在这道眉毛上面有一条小小的皱纹，其中仿佛含有寓意，隐藏着思想似的。

奥尔迦的头颅是如此齐整而高贵地安在纤细而高傲的脖颈上，走起路来，她将它微微朝前弯倒，全身的动作非常均

匀，步子轻盈得几乎觉不出来……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像乌玉般的黑，眼睛似牦羚羊眼睛般柔润，她那像希腊古代雕刻一样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把花瓣撕碎，散播在地板上。她的手臂裸到肘部，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这两条美得像生在阿尔的美神像身上一样的手臂，正在焦躁不安地摆动着。她那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足踝处绣着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正在轻轻地拍着地面，好像故意要展露她那丰满匀称的小腿似的。

〔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她另有她的特点，并且跟桑特拉一样漂亮，对于一些人，也许也一样地迷人。她是个金发女郎——一头金色的头发——有一对明亮、杏圆形、蓝灰色的眼睛，一个小小的、小猫似的优良的身段，还有一种轻手轻脚的小猫似的神态。她一走进来，马上就斜过房间，到格里菲斯太太坐着的桌子边，靠着她，就马上猫似的切切促促谈起来了。

〔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原来这位小姐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可是质地虽然不调和，她那一张脸蛋儿却实在迷人得很，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

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蛾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划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就是她那一身皮肤，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舍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

……这时春意正浓，景物如绣，她也显得特别的标致。她身上穿着一件新制的绿色花布春衫，从弹簧箍上撑出波浪纹的长裙，配着脚上一双也是绿色的低跟鞋，是她父亲新近从饿狼陀买来给她的。她的腰围不过十七吋，穿着那窄窄的春衫，显得十分合身。里面紧紧绷着一件小马甲，使得她胸部特别隆起。她的年纪虽只十六岁，乳房却已十分成熟了。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梳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她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嵌在一张矜持的面孔上，却是骚动不宁的、慧黠多端的，洋溢着生命的，跟她那一副装饰起来的仪态截然不能相称。原来她平日受了母亲的温和训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这才把这副姿态勉强造成，至于那一双眼睛，那是天生给她的，决不是人工改造得了的。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

小伙子脱下便帽，脑袋左右一摇晃，把头发都披散下来，那头发真是叫太阳的光芒都要忌妒的。他们这才知道看似农夫的小伙子原来是娇弱女子，而且是绝世美人。他们三人里两人生平没见过这般美貌。卡迪纽如果不认识，陆莘达，就也大开眼界了，因为据他后来说，只有陆莘达可以跟她比美。她那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又长又多，不但遮没肩背，连全身都

罩没，只露出一双脚。她把两手当梳子用。如果说她的脚在水里象两块白玉，她的手在头发里就象雪花捏出来的。

〔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她是个美貌的、蓝眼睛的少女，长着一头光滑的、金色的头发。她那愉快的面孔在苍茫的暮色里发出光彩。她的身姿异常柔弱，甚至一阵微风也能把她吹起，犹如一粒花种随风飘去。

〔匈〕约卡伊《一个塞克列女人》

只见她的面目，姣好甜美，质朴天真，叫卷曲的栗色头发密密地覆笼着，介乎美艳和娇俏之间。她的眼睛虽是紧紧地闭着，但是一个人却很容易地能够想象出来，眼里的流波，一定就是光艳的脸上最妙的地方。她的眉宇之间，本来含着的是富于希望的神气，但是现在上面却薄薄地笼罩了一层焦灼和悲伤，这本是脸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种悲痛，来到脸上还不很久，所以脸上还是鲜艳丰腴，丝毫没有清减消瘦，不过比原先只添了一番庄严而已。她的嘴唇上那种深红的颜色，也还没有褪去的时候，现在因为没有颊上那种难以久留的颜色与它为邻，反倒显得更鲜明强烈。她的嘴唇，时开时合，发出嘟嘟囔囔的字句。她这样人，好像按理应该是情歌里面的人物——得从和美的音节和调谐的声律里去把她观察。

〔英〕哈代《还乡》

罗梅西又一次注视着这女孩的脸。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美丽的面容正好像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它能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秋天也似乎忽

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女孩儿使得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而她自己却颀颀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

〔印度〕泰戈尔《沉船》

这个年轻姑娘长得很美，身段灵巧，像一只伶俐。穿的是条纹的丝腰带，拦腰系着一块围裙，白得和清早的牛奶一样，裙上鼓起皱纹。她的衬衣也是白的，领上前后里外都缀上乌黑的丝绸；头罩上挂下的飘带也是同样的黑绸，一条宽的束发丝带，系住头发上部。的确，她的眼睛是很迷人的；拱形的眉毛，像李子那样黑，一部分摘干净了，显得很狭长。看她比才开花的梨树还要甜蜜可爱，比羊毛还要轻软。腰带上挂了一只皮袋，上面有丝织的流苏和铜珠。世上没有一个聪明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可人儿。她的皮色比伦敦塔里才铸出的金币还要光耀夺目，唱起来和谷仓上的燕子一样婉转响亮；她又轻佻爱耍，犹如小牛羊追逐母牛羊一般。她的一张嘴甜得像蜜，或蜜酒，或像干草里藏起的一堆苹果。她羞答答地像一只轻盈的小鸟。低领上戴着一只胸针，有盾牌上的浮饰那样大，她的靴儿高高缚在腿上。她简直是一朵缨草花，一朵可爱的剪秋罗，可以做任何贵族士绅的小宝贝，或者嫁给一个小富农。

〔英〕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侄小姐的真名实姓姑且不表，权且叫她水仙吧。她那一派仪表举止，真像天仙一般可爱，我这是第一次和她见面，我的心就给她俘虏去了，我的两只眼睛直盯了她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的年纪大约十七八岁，身材很高，长得分外苗条，头

发黑得像碧玉一般，一髻一髻地垂在如同象牙一般的白颈边；两钩弯弯的眉毛也是乌黑的；她的眼光，尖利之中又透出温柔；她的两片嘴唇就像樱桃那样又嫩又红；她的皮肤晶莹细嫩而又健康；她的神气高贵、自然，而又宽厚；就她整个人来说简直是太可爱了，只要是略有感觉的人就不可能见了她而不赞美她，赞美了她而且爱她爱得如醉如痴。

〔英〕斯末莱特《蓝登传》

少 女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绉棉袄，下面系着一条青裙。发髻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整齐的前刘海下面，在两道修眉和一根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透，射出来一种热烈的光，不仅给她的热烈、活泼的脸添了光彩，而且她一走进房里，连这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巴金《家》

只见渔船上站着一个少年女子，浑身水湿，生得齿白唇红，极其美貌。头上束着青细包头，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内穿一件银红小袄，腰中系着丝绦，下面套着一条皮裤，胸前斜插一口宝剑，丝绦上挂着一个小小口袋，项上扣一条草绳，拴在船桅上。

李汝珍《镜花缘》

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

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能够想像到她的全身肌肉是发展的如何匀称了。

茅盾《动摇》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吁吁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哗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

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

在紧张的空气中，孙舞阳的娇软的声音也显得格外袅袅。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的音乐似的议论，一面拈一枝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是镇静。她的一对略大的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照旧满含着媚，怨，狠，三样不同的摄人的魔力。她的弯弯的细眉，有时微皱，便有无数的幽怨，动人怜悯，但此时眉尖稍稍挑起，却又是俊爽英勇的气概。因为说话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见她的圆软的乳峰在紫色绸的旗袍下一起一伏地动。

茅盾《动摇》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

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样，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

沈从文《边城》

身段是修短合度，除了没有一般时髦小姐那骄矜和威风，上等的高跟鞋，上等长旗袍，一切都是时髦女人的气派；五官端正，脸上敷着一层薄薄的粉，可是并不曾盖住那贫血的苍白松弛的皮肤；微肿的眼皮里嵌着两只枯涩的瞳子，像雨夜的街灯，闪着凄清冷落的光；一种腼腆窘促，十分不活泼的神情，使我第一眼就生了同情和怜惜。

吴组缃《金小姐与雪姑娘》

她头上搭着黑皮镶花边的头帕，盘结着黑油油的发辫，辫子上还吊着红色的小珠子；黑布紧身上衣裹着胸脯，胸襟上也坠着红色项珠；她的裙子摊在地上，像一团荷叶摊在水上。她的面庞圆圆的，白白的，鼻子和嘴唇的轮廓都很周正而纤秀。在我所见过的许多漂亮的彝族姑娘中，只有她的皮肤这样白皙，五官这样纤巧，身子这样苗条；她缺少一般彝族姑娘粗犷高傲的气质，却有柔和的目光和两颊上的小酒窝儿……

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

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一个青年女子。她穿一领颜色新艳的紫缎长袍，系着条绿绸腰带。那袍边、袖口，都压镶着二寸多宽的滚花锦边。她的脸庞是蛋形的，皮肤微黑而细润。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她那红润的嘴